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行吟

08

2021年11月12日

星期五

邮箱：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：郝良

□编辑：郝富成

奔向未知的下一站，总是伴随着难舍与向往。刚才，告别巴山大峡谷，是那样依依不舍。而我们正在赶往的下一站——五马林场，假如临时改变行程不去，又肯定是难以释怀的。

航拍中国的画面，推出了宣汉的壮丽山河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五马林场的五道山脉，并排逶迤，若即若离，前面一座山峦，形如房舍，犹如在等待它们。五道山脉，一如五匹骏马，卷起旋风，奔向马厩。这里就被想象成五马归巢，叫成了地名。

巴山大峡谷那奇山秀水的赐予，并不能代替五马林场的丰富与神奇。五马归巢的历史人文和地形地貌，成为我们心中的悬疑悬幻。而林海，历来让我感到神秘与敬畏。人类的祖先——燧人氏，在森林里狩猎，避险，钻木取火，完成了生吞活剥到煮熟食用的划时代饮食革命，翻开人类文明薪新一页。所以我崇拜森林。

山路，一直蜿蜒前进，螺旋上升，进入深山的开阔地带，一道横杆，把我们的车拦住。内侧两个彪形大汉，对我们投来审视的目光。其中一个谢了顶，想必他在这里的工作有些年头了。公路外侧有一栋简易房，门前摆着桌凳，摊着登记簿，有一种严加盘查、不易过境的气氛，令我们眉头紧蹙。要是不准进山，今天的艰难曲折，就付之东流了。他们一个询问，一个提笔，对我们的身份来由目的逐项登记，而后从头到脚全面感应检查，又是不准带火不准吸烟不准侵犯动植物一类全面交待之后，确信没有任何火灾隐患和杀伐之嫌，才抬杆放行。这时，谢顶男子说，我们预防火灾隐患，就像预防新冠病毒一样严密。

公路里侧的石坎上面，是一栋全木结构的房屋，造型与当地民居区别较大。岁月早把木质氧化成褐色的沧桑。谢顶的护林员说那是他们的行宫，平常一般住两个人，有时其中一个外出，就只有一人独守空房。我们开玩笑说，那就只有临时找个人作伴儿了。他诡异地笑笑说，你看这周围人户都没有，只有找狐狸精来作伴。未了，他叹道：森林就是终身伴侣，孤独就是结盟兄弟，寂寞就是生死之交，习惯了。他又说，前几天，去巴山大峡谷看了大型史诗剧《梦回巴国》，从此上床就梦回了林海，梦回了巴国，做了巴国王……

车行二十几分钟，又遇到一处防线，跟刚才的关口一样严密，感觉像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

我们跃上一道山岭。参天大树，挺立于公路两旁，虬枝横逸，在公路上空交集，构成天然的林海之门。古树像披着铠甲的武士，列成仪仗欢迎我们，仪式感特强。门内门外，真是两重天地。偏西而下的太阳，在林海外面依然阳光灿烂，然而进入林海深处，犹如处于梦幻的傍晚。

公路没有尽头，林海似乎没有边际，视线无法穿透。丝丝缕缕的夕照，从树叶的缝隙间筛下来，瘦如针线，又似乎沾满了叶绿素，落在地面上，斑斑点点，泛着浅绿的光泽，绿绿如玉，像进入了珠宝世界。

我们生怕看漏了任何特别之处。不知不觉，被特别舒爽的空气包围，并进入了五



脏六腑。空气里，充盈着松节油的芳香。从车窗望出去，但见那松枝桠上，挂着圆球，以为是马蜂窝，大者如篮球，小者如拳头。那不是马蜂窝，是松油疙瘩。小时候，我们上山砍松油疙瘩，劈成块状，木质有丝状的纹路，浸透了高密度的松油，暗红色，半透明，就像腊制品瘦肉，当然不能吃，只能点燃照明。松油疙瘩剖开之前，就发出香气，燃烧起来，连那烟雾也是香的。我就是在松节油的昏暗光线和浓烈芳香里周游“三国”，度过“一千零一夜”，欣赏“官场现形记”的。

我又闻到一股酒香。我问谁带了酒吗？他们说没有。我们看那地面上密实的落叶，是诸多落叶乔木在秋风中萧萧堆积的老叶，发酵而后释放出乙酸乙酯，香气清雅。我还闻到一股花的芬芳。车子正在上坡，提供了很好的视角，里侧的岩壁上，一团白云把我们的目光吸引过去——一簇一簇白合欢，给林海添加了亮点。如果说森林是铺天盖地的锦缎，白合欢则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。这里的白合欢，也被护林员像守护林海一样守护。凡是林区的一草一木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一律成为保护对象。

当我们抵达林海更深处的民俗山庄时，天就黑了。晚餐的时候，大家举杯庆贺；我们百折不挠，方得抵达。只有永不言弃，才能迎来欢呼。

朝霞，像杜鹃红，是经过夜露沐浴过的红，是阳光与甘露交融之后的红。轻抚一棵树，触碰一丛草，就有带着朝晖的露珠趁机掉到你的身上，跳到你脚上，让你体验到肉体与灵魂得以净化的愉悦过程。

人工步道，蜿蜒于林海深处的峡谷两岸。而那苔藓和落叶掩护的荔枝古道上，马蹄和背夫打柁日复一日烙下的印痕，则融入了只言片语的正史和妙趣横生的稗官野史。

几分钟后，到达“知青林”的标示牌前。它一直在那里雷打不动地迎接四方宾客。标示牌后方几十米处，清一色冷杉林，顶天立地，铺天盖地，顺坡而上，横亘几百米，纵深尚不可知。步道从正中进入林间，就像是中轴线。发着幽幽青光的石板，长度厚度不等，沿坡叠加成向上的阶梯。目光所及，全是冷杉，绝无其它树种混入。间隔不过几米，粗者需要三人合抱，次之两人合围。

知青栽植的小树长成了大树，大树掉下的种子萌芽繁衍，树一代树二代树三代树四代子子孙孙难以穷尽，构成了壮观无比的知青林。仰望，树冠交织，树叶密度大，无法找到间隙看到天上去。不过冷杉的树干笔直高大，把空间撑得很高，提供了足够的能见度，并不令人感到压抑。虽然还处于黎明时分，但看什么都有通透感，清爽感。与那根根冷杉对视，昨晚老知青讲述的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造林岁月在我眼前重现。

没有“知青林”的时候，这片土地，说不上是土地，是几十亩赤裸的页岩，有点坡度，间杂着青石盘。1963年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先后有两拨重庆知青，与春天一起到来。黄志强、唐树怀、陈泽礼、范莲香，是这样知青中的代表。黄志强面对页岩，深沉地说出了老子的话：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这话像灯火，驱散了迷惘：是啊，只要干，就能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。第一道工序，是让这里由无土变成有土，薄土变成厚土。他们分组分片，易地背土，覆盖赤裸页岩，他们形容在给山体植皮，而后生毛发。那时这里没有公路，也没有机耕道，

能够到达的交通工具，就是马。说是五马林场，其实林场只有一匹马，这匹马要为林场驮运物资，两天才能完成一个来回。比起那已然蒙上历史尘埃的五马送荔枝的阵容，就悬殊太大了。

五马林场，没有公路，就连古时描绘的驰道也没有，靠车是天方夜谭，靠马只有单枪匹马，全靠自己的意志和体力，有人把这戏谑成蚂蚁搬家。多少事，往往成就于蚂蚁搬家的定力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战役，在初春击鼓开张，当年的大雪和严冬，封锁的不再是赤裸的岩石，而是一层足以栽活树苗、长稳大树的新土。掀开雪被，挖窝植树，奋战半个月才休战。泥土就是御寒的被褥，根须进入了甜蜜的梦想，待到春雨滋润，立即复苏萌芽发枝，如春笋般笔直地风长。知青雷打不动，风吹不走，天人合一，薪火相传，像关照兄弟呵护孩子那样培育树林。知青们种下了树，也种下了爱情，黄志强、唐树怀，喜结连理，陈泽礼、范莲香金玉良缘。林海是他们举行婚礼的殿堂，他们感觉温馨与幸福指数排列天下第一。他们以林为家，白头到老，又发展成儿女亲家，有了林二代，林三代。陈泽礼、范莲香把在重庆退休的父母接到这里归隐林泉，父母无疾而终，融入林海。首批知青们，渐渐迟暮，华发代替了青丝，而“知青林”则芳林茂盛，成为林中之林，锦上添花。

路有曲曲弯弯，山有坡坡坎坎。五马林场也曾跌落低谷。管理无序那些年月，只好无奈地对林海的动植物动了杀伐，维持生计。林场密度开始稀疏，珍稀动物锐减。但“知青林”则始终得到知青们的誓死捍卫，毫发未损。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到活生生的原始林在伐木声中轰然倒下，野猪獐子等等珍稀动物遭遇暴殄天物，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罹难一样悲摧。这个时段，林场工人生存危机最大，也是持续减员的高峰期。

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日历，最终翻了过去。春天一来，又是万山红遍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惠风吹拂，把五马林场转型成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伐木工变身护林员，林海成为生态康养区，林区居民，迎来了康养服务的大好机遇：休闲山庄应时崛起，一拨一拨的人相约举家而来，十天半月，甚至炎热退去，人还不离。森林都听懂了南腔北调，山鹰也熟悉了远游而来的陌生面孔。成都、重庆的一些上班族，把他们退休的父母送到五马林场康养，自己则放心地回去上班，周末又开车来小聚，就像回到父亲生活的家中一样温馨。生活起居，山庄老板有偿服务，花钱低廉，热情周到，设施完善，卫生达标。老少分开的日子，每天定时视频聊天，天各一方杳无音信的孤独，纯粹是古人们的事情了。

重庆、成都、安康来文艺创作的几位知名画家、作家，在这里不期而遇。我与他们很快熟络起来，当他们得知这里正要打造一个五马林场康养基地升级版，正在征集新名称时，重庆的画家们说，达州重庆，古代一度隶属巴郡。我们来到林海，真有梦回巴国的感觉。川渝鄂陕等地都在打巴人文化牌，抢占巴人文化高地，如果非要五马林场更名的话，叫巴人大林海，决不牵强附会。安康来的画家则说，古代安康也有巴人，他们审时度势移民川东开疆拓土，《梦回巴国》就有这样的画面，所以我们也倾向于叫巴人大林海。南有巴山大峡谷，西有巴人大林海，巴人文化底蕴更加厚重……

